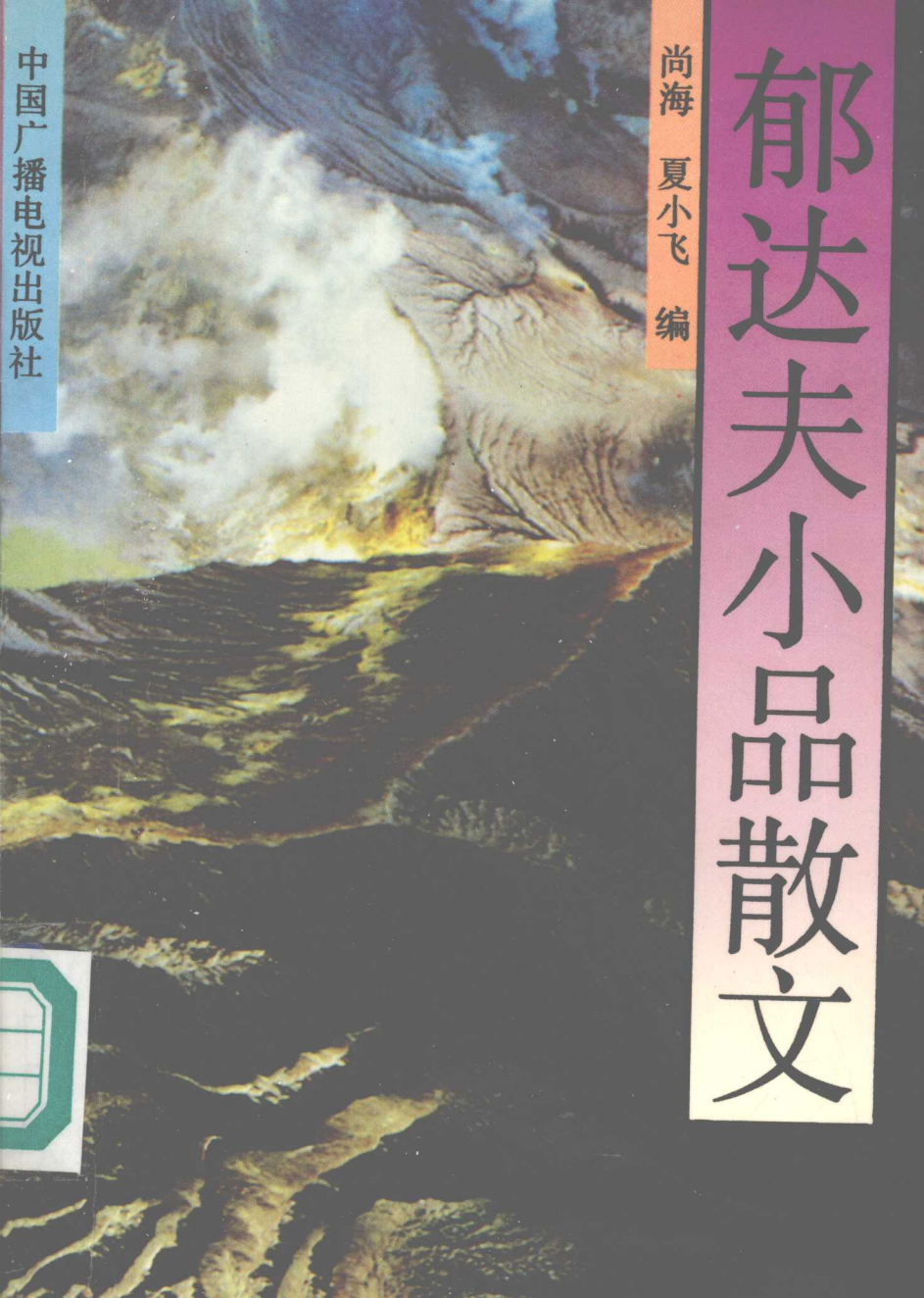




郁达夫小品散文

尚海 夏小飞 编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郁达夫小品散文

尚 海 夏小飞 编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京)新登字 097 号

郁达夫小品散文

尚海 夏小飞 编

*

*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

(北京复外广播电影电视部灰楼 邮政编码 100866)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济南印刷四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 10.625 印张 227 千字

1992 年 8 月第 1 版 199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1,000 册 定价:5.80 元

ISBN7-5043-1821-3/I·179

编者小识

郁达夫(1896~1945)名文,字达夫,浙江富阳人。他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坛上一位才情横溢的作家,短短二十多年的文学生涯,留给了后人一笔宝贵的财富。胡愈之在《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中说:“达夫死了!他的一生是一篇富丽悲壮的诗史,他不能用他的笔来写这篇伟大诗史,是中国文艺界一笔大大的损失!”如果换个角度来说,郁达夫是写了,而且写了很多,他的小说,他的散文,他的诗词,就是他一生最好的记录。

在郁达夫的创作中,小品散文占很大比重。他的散文,十分重视个性的表现,往往坦诚、直率地抒写“自我”,许多作品带有较明显的自叙色彩。他甚至觉得“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这句话,是千真万确的。“作者的生活,应该和作者的艺术紧抱在一块,作品里 individuality(个性)是决不能丧失的。”(《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虽然在小品文方面,他也主张以“清新为胜”,偏爱如周作人小品的“清淡飘逸”,但自己写来“觉得总要把热情渗入,不能达到忘情忘我的境地。”(《达夫自选集·序》)然而这也正是郁达夫小品散文的长处和特色,正如鲁迅的小品以辛辣见长,梁实秋的小品以幽默取胜一样。

郁达夫的小品散文长于抒情和写景。无论写景和抒情,郁达夫都十分注重意境的烘托、气氛的渲染。如《钓台的春昼》中写静:“双桨的摇响,到此似乎也不敢放肆了,钩的一声过后,要好半天才来一个幽幽的回响……”桨声幽幽的回响,把读者

一下子带入一个静极的氛围中。再看《一个人在途上》中的一段：

“院子里有一架葡萄，两棵枣树，去年采取葡萄枣子的时候，他站在树下，兜起了大褂，仰头在看树上的我。我摘取一颗，丢入他的大褂兜里，他的哄笑声，要继续到三五分钟。今年这两棵枣树，结满了青青的枣子，风起的半夜里，老有熟极的枣子辞枝自落。女人和我，睡在床上，有时候且哭且谈，总要到更深夜静，方能入睡。在这样的幽幽的谈话中间，最怕听的，就是这滴答的坠枣之声。”

去年院子里孩子的哄笑声听不到了，更深夜静时听到的只有作者最怕听的枣子熟极自落的滴答声。两种声音的互相烘托具有极大的感染力，真切地表达出作者的亡子之痛和对五岁的亡儿的深切怀念。郁达夫在《清新的小品文字》中谈到：“原来小品文字的所以可爱的地方，就在它的细、清、真的三点。”他的小品散文可以说较好地体现了这三点。细腻逼真的描写，清新自然的文字，真实深切的情感；秀美的景色配着伤感、忧郁的情调，留给读者的是浓烈的回味。

本书汇集了郁达夫各个时期小品散文的精华。文章篇幅大多较短。为方便阅读，按内容、体裁大致作了分类。其中“独语”中的文章多是“解剖自己，阐明苦闷的心理的记载”。一般的抒情小品归入“随笔”一类，而随笔、杂感中论及文艺的则归入“谈艺”之中。每类中文章按写作或发表时间先后排列。这样的分类只是一种尝试，大概不会是画蛇添足吧。

编者

1992年3月

目 录

编者小识

独 语

青烟.....	(3)	灯蛾埋葬之夜.....	(29)
立秋之夜.....	(11)	忏余独白.....	(35)
零余者.....	(13)	移家琐记.....	(39)
骸骨迷恋者的独语.....	(19)	暗夜.....	(44)
一个人在途上.....	(22)	春愁.....	(45)

怀 人

送仿吾的行.....	(49)	记耀春之殇.....	(71)
打听诗人的消息.....	(53)	怀鲁迅.....	(74)
志摩在回忆里.....	(57)	悼胞兄曼陀.....	(76)
光慈的晚年.....	(63)	敬悼许地山先生.....	(79)
雕刻家刘开渠.....	(68)		

谈 艺

《达夫自选集》序·····	(85)	旧诗百一抄·····	(101)
说文章的公式·····	(88)	写作闲谈·····	(104)
清新的小品文字·····	(90)	思想的种种·····	(107)
理智与情感·····	(93)	戏剧与人生·····	(109)
艺术上的宽容·····	(95)	“文人”·····	(110)
獭祭的功用·····	(97)	关于戏剧演出时之接吻问题	
文字闲谈·····	(99)	·····	(113)

杂 感

故事·····	(117)	不幸而为中国女子·····	(126)
山海关·····	(120)	雨·····	(127)
说木铎少年·····	(122)	为己与为人·····	(129)
暴力与倾向·····	(124)		

随 笔

杂谈七月·····	(133)	媚乡年节·····	(151)
杭州的八月·····	(135)	记闽中的风雅·····	(154)
杭州·····	(137)	北平的四季·····	(157)
故都的秋·····	(143)	福州的西湖·····	(163)
江南的冬景·····	(147)		

游 记

钓台的春昼·····	(171)	半日的游程·····	(179)
------------	-------	------------	-------

方岩纪静	(183)	花坞	(207)
冰川纪秀	(188)	城里的吴山	(211)
仙霞纪险	(190)	西溪的晴雨	(214)
二十二年的旅行	(194)	闽游滴沥之二	(217)
临平登山记	(197)	闽游滴沥之五	(223)
青岛、济南、北平、北戴河的巡 游	(202)	槟城三宿记	(229)
		马六甲记游	(233)

信 札

海上通信	(243)	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	(262)
一封信	(251)		
北国的微音	(257)	扬州旧梦寄语堂	(268)

自 传

悲剧的出生——自传之一…	(277)	之五	(301)
我的梦,我的青春! ——自传 之二	(283)	孤独者——自传之六……	(306)
书塾与学堂——自传之三…	(289)	大风圈外——自传之七……	(311)
水样的春愁——自传之四…	(294)	海上——自传之八 …	(318)
		雪夜——自传之一章……	(324)
远一程,再远一程! ——自传			

独
语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青 烟

寂静夏夜的空气里闲坐着的我，脑中不知有多少愁思，在这里汹涌。看看这同绿水似的由蓝纱罩里透出来的电灯光。听听窗外从静安寺路上传过来的同倦了似的汽车鸣声，我觉得自家又回到了青年忧郁病时代去的样子，我的比女人还不值钱的眼泪，又映在我的颊上了。

抬头起来，我能见得那催人老去的日历，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了，但是我的事业，我的境遇，我的将来，啊啊，吃尽了千辛万苦，自家以为已有些物事被我把握住了，但是放开紧紧捏住的拳头来一看，我手里只有一溜青烟！

世俗所说的“成功”，于我原似浮云。无聊的时候偶尔写下来的几篇概念式的小说，虽则受人攻击，我心里倒也没有什么难过，物质上的困迫，只教我自家能咬紧牙齿，忍耐一下，也没有些微关系，但是自从我生出之后，直到如今二十余年的中间，我自家播的种，栽的花，哪里有一枝是鲜艳的？哪里一枝曾经结过果来？啊啊，若说人的生活可以涂抹了改作的时候，我的第二次的生涯，决不愿意把它弄得同过去的二十年间的的生活一样的！我从小若学作木匠，到今日至少也已有一二间房屋造成了。无聊的时候，跑到这所我所手造的房屋边上去看看，我的寂寥，一定能够轻减。我从小若学作裁缝，不消说现在定

能把轻罗绣缎剪开来缝成好好的衫子了。无聊的时候，把我自家剪裁，自家缝纫的纤丽的衫裙，打开来一看，我的郁闷，也定能消杀下去。但是无一艺之长的我，从前还自家骗自家，老把古今中外文人所作成的杰作拿出来自慰，现在梦醒之后，看了这些名家的作品，只是愧耐，所以目下连饮鸩也不能止我的渴了，叫我还有什么法子来填补这胸中的空虚呢？

有几个在有钱的人翼下寄生着的新闻记者说：

“你们的忧郁，全是做作，全是无病呻吟，是丑态！”

我只求能够真真的如他们所说，使我的忧都是假作的，那么就是被他们骂得再厉害一点，或者竟把我所有的几本旧书和几块不知从何处来的每日买面包的钱，给了他们，也是愿意的。

有几个为前面那样的新闻记者作奴仆的人说：

“你们在发牢骚，你们因为没有人来使用你们，在发牢骚！”

我只求我所发的是牢骚，那么我就是连现在正打算点火吸的这枝 Felucca，给了他们都可以，因为发牢骚的人，总有一点自负，但是现在觉得自家的精神肉体，萎靡得同风的影子一样的我，还有一点什么可以自负呢？

有几个比较了解我性格的朋友说：

“你们所感得的是 Toska，是现在中国人人都感得的。”

但是我若有这样的 Myriad mind，我早成了 Shakespeare 了。

我的弟兄说：

“唉，可怜的你，正生在这个时候，正生在中国闹得这样的時候，难怪你每天只是郁郁的；跑上北又弄不好，跑上南又弄

不好，你的忧郁是应该的，你早生十年也好，迟生十年也好……”

我无论在什么时候——就假使我正抱了一个肥白的裸体妇女，在酣饮的时候罢——听到这一句话，就会痛哭起来，但是你若再问一声，“你的忧郁的根源是在此了么？”我定要张大了泪眼，对你摇几摇头说：“不是，不是。”国家亡了有什么？亡国诗人 Sienkiewicz，不是轰轰烈烈的做了一世人么？流寓在租界上的我的同胞不是个个都很安闲的么？国家亡了有什么？外国人来管理我们，不是更好么？陆剑南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两句好诗，不是因国亡了才做得出来的么？少年的血气干萎无遗的目下的我，那里还有同从前那么的爱国热忱，我已经不是 Chauvinist 了。

窗外汽车声音渐渐的稀少下去了，苍茫六合的中间我只听见我的笔尖在纸上划字的声音。探头到窗外去一看，我只看见一弯黝黑的夏夜天空，淡映着几颗残星。我搁下了笔，在我这同火柴箱一样的房间里走了几步，只觉得一味凄凉寂寞的感觉，浸透了我的全身，我也不知道这忧郁究竟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虽是刚过了端午节，但象这样暑热的深夜里，睡也睡不着的。我还是把电灯灭黑了，看窗外的景色罢！

窗外的空间只有错杂的屋脊和尖顶，受了几处瓦斯灯的远光，绝似电影的楼台，把它们轮廓尽入微茫的夜气里。四处都寂静了，我却听见微风吹动窗叶的声音，好象是大自然在那里幽幽叹气的样子。

远处又有汽车的喇叭声响了，这大约是西洋资本家的男女，从淫乐的裸体跳舞场回家去的凯歌罢。啊啊，年纪要轻，面容要美，更要有钱。

我从窗口回到了坐位里，把电灯拈开对镜子看了几分钟，觉得这清瘦的容貌，终究不是食肉之相。在这样无可奈何的时候，还是吸吸烟，倒可以把自家的思想统一起来，我擦了一枝火柴，把一枝 Felucca 点上了。深深的吸了一口。我仍复把这口烟完全吐上了电灯的绿纱罩子。绿纱罩的周围，同夏天的深山雨后似的，起了一层淡紫的云雾。呆呆的对这层云雾凝视着，我的身子好象是缩小了投乘在这淡紫的云雾中间。这层轻淡的云雾，一飘一扬的荡了开去，我的身体便化而为二，一个缩小的身子在这层雾里飘荡，一个原身仍坐在电灯的绿光下远远的守望着那青烟里的我。

A phantom,

已经是薄暮的时候了。

天空的周围，承受着落日的余晖，四边有一圈银红的彩带，向天心一步步变成了明蓝的颜色，八分满的明月，悠悠淡淡地挂在东半边的空中。几刻钟过去了，本来是淡白的月亮放起光来。月光下流着一条曲折的大江，江的两岸有郁茂的树林，空旷的沙渚。夹在树林沙渚中间，各自离开一里二里，更有几处疏疏密密的村落。村落的外边环抱着一群层叠的青山。当江流曲处，山岗亦折作弓形，白水的弓弦和青山的弓背中间，聚居了几百家人家，便是 F 县县治所在之地。与透明的清水相似的月光，平均的洒遍了这县城，江流，青山，树林，和离县城一二里路的村落。黄昏的影子，各处都可以看得出来了。平时非常寂静的这 F 县城里，今晚上却带着些跃动的生气，家

家的灯火点得比平时格外的辉煌，街上来往的行人也比平时格外的嘈杂，今晚的月亮，几乎要被小巧的人工比得羞涩起来了。这一天是旧历的五月初十，正是F县城里每年演戏行元帅会的日子。

一个年纪大约四十左右的清瘦的男子，当这黄昏时候，拖了一双走倦了的足慢慢的进了F县城的东门，踏着自家的影子，一步一步的夹在长街上行人中间向西的走来，他的青黄的脸上露着一副惶恐的形容，额上眼下已经有几条皱纹了。嘴边乱生在那里的一丛芜杂的短胡，和身上穿着的一件龌龊的半旧竹布大衫，证明他是一个落魄的人。他的背脊屈向前面，一双同死鱼似的眼睛，尽在向前面和左旁右旁偷看。好象是怕人认识他的样子，也好象是在那里寻知己的人的样子。他今天早晨从H省城动身，一直走了九十里路，这时候才走到他廿年不见的故乡F城里。

他慢慢的走到了南城街的中心，停住了足向左右看了一眼，就从一条被月光照得灰白的巷里走了进去。街上虽则热闹，但这条狭巷里仍是冷冷清清。向南的转了一个弯，走到一家大墙门的前头，他迟疑了一会，便走过去了。走过了两三步，他又回了转来。向门里偷眼一看，他看见正厅中间桌上有一盏洋灯点在那里。明亮的洋灯光射到上首壁上，照出一张钟馗图和几副蜡笺的字对来。此外厅上空空寂寂，没有人影。他在门口走来走去的走了几遍，眼睛里放出了两道晶润的黑光，好象是要哭哭不出来的样子。最后他走转来过这墙门口的时候，里面却走出了一个与他年纪相仿的女人来。因为她走在他与洋灯的中间，所以他只看见她的蓬蓬的头发，映在洋灯的光线里。他急忙走过了三五步，就站住了。那女人走出了墙门，走

上和他相反的方向去。他仍复走转来，追到了那女人的背后。那女人听见了他的脚步声忽儿把头朝了转来。他在灰白的月光里对她一看就好像触了电似的呆住了。那女人朝转来对他微微看了一眼，仍复向前的走去。他就赶上一步，轻轻的问那女人说：

“嫂嫂这一家是姓于的人家么？”

那女人听了这句问语，就停住了脚，回答他说：

“喂！从前是姓于的，现在卖给了陆家了。”

在月光下他虽辨不清她穿的衣服如何，但她脸上的表情是很憔悴，他的活声是很凄楚的，他的问语又轻了一段，带起颤声来了。

“那么于家搬上哪里去了呢？”

“大爷在北京，二爷在天津。”

“他们的老太太呢？”

“婆婆去年故了。”

“你是于家的嫂嫂么？”

“喂！我是三房里的。”

“那么于家就是你一个人住在这里么？”

“我的男人，出去了二十多年，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也不能上北京去，也不能上天津去，现在在这里帮陆家烧饭。”

“噢噢！”

“你问于家干什么？”

“噢噢！谢谢……”

他最后的一句话讲得很幽，并且还没有讲完，就往后的跑了。那女人在月光里呆看了一会他的背影，眼见得他的影子一步一步的小了下去，同时又远远的听见了一声他的暗泣的声

音，她的脸上也滚了两行眼泪出来。

月亮将要下山去了。

江边上除了几声懒懒的犬吠声外，没有半点生物的动静，隔江岸上，有几家人家，和几处树林，静静的躺在同霜华似的月光里。树林外更有一抹青山，如梦如烟的浮在那里。此时F城的南门江边上，人家已经睡尽了。江边一带的房屋，都披了残月，倒影在流动的江波里，虽是首夏的晚上，但到了这深夜，江上也有些微寒意。

停了一会有一群从戏场里回来的人，破了静寂，走过这南门的江上。一个人朝着江面说：

“好冷吓，我的毛发都竦竖起来了，不要有溺死鬼在这里讨替身哩！”

第二个人说：

“溺死鬼不要来寻着我，我家里还有老婆儿子要养的哩！”

第三第四个人都哈哈的笑了起来，这一群人过去了之后，江边上仍复归还到一刻前的寂静状态去了。

月亮已经下山了，江边上的夜气，忽而变成了灰色。天上的星宿，一颗颗放起光来，反映在江心里。这时候南门的江边上又闪出了一个瘦长的人影，慢慢的在离水不过一二尺的水际徘徊。因为这人影的行动很慢，所以它的出现，并不能破坏江边上的静寂的空气。但是几分钟后这人影忽而投入了江心，江波激动了，江边上的沉寂也被破了。江上的星光摇动了一下，好象似天空掉下来的样子。江波一圈一圈的阔大开来，映在江波里的星光也随而一摇一摇的动了几动。人身入水的声音和江上静夜里生出来的反响与江波的圆圈消灭的时候，灰